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九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赦宥第十四

漢高祖以晉開運四年二月即位於晉陽宮稱天福十二年五月辛亥至陝府釋管內禁繫罪人

六月甲子至東京戊辰赦曰王者興膏雨之師所以蕩瑕穢下哀痛之詔所以弔傷夷朕頃自晉朝俾乂并土

屬戎夷兆亂致干戈日尋每懷如燬之憂常竭扶顛之
力旋以金行失馭天驕縱暴北陷河塞南踰官渡盜據
宮闕凌辱衣冠蹂踐我京畿虔劉我生聚田不易壠人
不聊生干戈布於四郊鋒鏑聞於千里人既思主朕實
疚心遂乃建彼義旗整斯戎輅雪萬民之枉抑期九土
之和平求理之端惟刑是恤況時當養物仁在好生爰
覃解網之恩用廣泣辜之道應天福十二年六月十五
日昧爽已前諸道州府見禁人等已結正未結正已發

覺未發覺除十惡五逆外其餘罪無輕重咸赦除之三
司地征六營軍費素懸數額皆有限程但以兵革屢興
旱蝗相繼蓋督吏不能開許致疲民無以供輸苟不蠲
除轉成困弊天福十一年已前諸道州府應係殘欠稅
租竝特除放朕昨夙駕河汾薄狩陝虢洎及京邑周覽
神臯禾黍廢為閒田墻屋毀為平地悽傷滿目指顧傷
心且農夫不耕廩食何取蠶婦不織府帛何輸言念流
離諒宜矜恤况朕頃在藩翰備詣稼穡自臨大寶首念

蒼生常久困於蕃戎欲盡蠲其租賦又以干戈未弭士馬方繁月無見糧歲無常給特於經費須此減除其東西兩京畿內遭契丹蹂踐暴苦處人牛俱喪蠶麥不收雖近復田園固無可輸納其東西兩京一百里內今年夏稅及沿徵物色竝與蠲放其一百里外曾有契丹經過劫掠之處委本處官吏躬親恤問如實被契丹蹂踐不虛其今年夏稅大小麥苗子沿徵物色等各放一半其京城內先遭張彥澤明行拷插劫掠資財兼被契丹

毀折屋舍括率緡錢爰屬艱危併罹殘虐爰符望幸用
慰來蘇其京城內今年厯稅與減一半雨露之恩豈宜
有間文武之吏咸與維新應內外臣僚及京百司并諸
官吏將校等各具名銜申奏當與加恩應有契丹除授
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及令錄賓僚將吏等
並各安職任不議改更勉思共理之規更俟維新之命
或曾經謫官又念投荒苟亡惻隱之恩何示昭臨之德
應已前貶降官未量移者當與量移已量移者便與叙

錄應該徒流者與放還近因獫狁猖狂萑蒲充斥交相劫剽不問官私遂令王事之人空有係官之數應屬省務局錢穀曾經契丹及草寇般擎處據已勘到實數仰三司具指實條奏當議別有指揮應係欠省司錢物尚令逐處徵催全放則因便生姦加罪則困窮可憫宜下三司據見有家業抵當外如實無充折者特貸餘生更無任使亡命不逞之徒殘民蠹物之類或隱藏山谷或畏懼典刑及今日已前結集為非者並不問罪仍令所

在長吏丁寧曉諭如願在軍都者量材安排如不願在
軍都者即任歸農業與限兩月明示招携如限滿依前
結集為非不議寬恕即嚴加捕捉復罪如初浚都重地
汴水名區控襟帶於八方便梯航於萬國眷言王氣允
稱皇居其汴州宜仍舊為東京朕以肇興寶歷克嗣炎
精遐追雍雒之宏規仰仗高光之盛烈其國號宜改為
大漢朕始事晉以至開國雖易服建號固有通規念舊
懷恩未忍改作其年號仍舊稱天福於戲帝王之道亨

毒為先黃老之言清淨為本用示滌瑕之典宜敷作解之恩矧惟臨馭之初方屬艱難之運當欲盡除疾苦漸致康寧用遵置器之方庶減納隍之慮凡在遐邇宜體朕懷

十月甲申北巡至韋城制曰自古聖帝明王開基創業輯寧庶彙康濟四方行寬大之恩不遺遐邇布含宏之德無隔華夷頃屬前朝季年中原失馭蒸黎板蕩寓縣分離震區多兵燹之鄉宮闕作枕戈之地幾百萬之生聚

俱陷虎狼數千里之人煙頓成荆棘朕屬茲多難思庇
生民憫晉祚之覆亡憤胡塵之紛擾繇是痛心疾首躍
馬提戈慕大業于高光起義師於汾晉匈奴運盡魁首
天亡殘孽遺妖奔巢走穴繼平凶醜再造乾坤盡復諸
華不失舊物顧惟眇質獲荷寵靈怵惕于懷憂勤在念
朝野亂離之後國家開叛之初每慮德澤未優炤臨尚
狹懼一夫之不獲恐一物之垂宜思濟艱難靡違宵旰
大河之北易水之南久困兵戈聚成瘡痍男孤女寡十

室九空念此興懷潜然出涕近者北地州府相次歸明
覩千里之坦夷顯羣心之忠順今則方當展義爰用省
方宜宏及物之恩用廣維新之澤應鄴都管內及邢洺
慈相衛鎮深趙貝冀博滄景德易定祁泰等州管內應
見禁罪人取十月五日昧爽已前已結正未結正已發
覺未發覺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自契丹為患已來
敵騎所至之處劫掠之外殺害實多方布仁慈豈限存
歿應河北曾經契丹殺害處所有無主骸骨竝仰所在

長吏勤加指揮收斂埋葬其有官員將吏歿於王事及
曾被契丹脅從指使返遭殺害者並可搜訪逐人子孫
及親嫡骨肉具名聞奏當與量材任使必令存濟捨過
錄功方務含垢逋亡服叛惟切推誠契丹節度使麻答
見在定州自前曾輸款誠欲來歸順已降詔諭想計聞
知當俟傾心別加殊渥幽燕瀛莫舊屬蕃戎惟彼生靈
久遭屈辱近知軍民憤激志願歸明苟能密設機謀審
圖禍福必然成事終享功名上郡雄藩當用酬獎鎮州

殺僇契丹之時軍人百姓竝立勛効其軍都將校員寮
已行恩澤訪知百姓鬪敵之際死傷甚重聽聞已來傷
歎尤切其逐人本家宜令本道常加優卹向者有漢地
諸色人員隨契丹北未能歸還去國離鄉益加憫念其
本人骨肉仰所在存卹倍加安撫先有諸色人曾伏事
著契丹官員者一切放逐穩便所在不得動搖於戲上
天悔禍黔首愛生敢忘兢慎之心冀合升平之運凡在
黎庶當體朕懷

乾祐元年正月乙卯制曰昔我藝祖神宗開基撫運以
武功平禍亂以文德致昇平澤潤生民慶流長世淳耀
之德不泯延洪之業無窮肆予冲人猥集大命荷上穹
之眷祐揚列聖之耿光底定四方奄有萬國纘堯承緒
欽若永圖嗣夏配天不失舊物乃者有晉失馭羯賊亂
常蛇虺肆毒於寰區豺狼暫穴於宮闕虔劉我生聚俘
掠我吏民戎馬所經人煙殆絕海內無主天下騷然朕
方在躍潛遇茲屯難秉旄誓衆憤其家國之仇冒暑出

師雪彼生靈之怨皇天后土悔禍誘衷胡虜喪亡遼羯
潰亂腥羶屏氣屬縣歸心按六轡而嚴屬車克寧西道
走空函而飛折簡遂定中州旋以王業尚難魏郊斯梗
當思康濟爰議省巡一方既靜於煙塵九野漸期於清
晏今則已旋魏闕正屬王春三陽布和四序更始便宜
宣德澤以順發生紀號易年式顯鼎新之祚宥過懋德
載覃渙汗之恩可大赦天下改天福十三年為乾祐元
年自正月五日昧爽已前犯罪除十惡五逆外罪無輕

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咸赦除之諸貶降官
未量移者特與量移已量移者與復資叙用諸色配流
人竝放還鄉里其除名不齒者量與叙錄諸處散闕場
院官自前有因繇欠折即目竝無抵當灼然無可徵督
者宜令三司勘覆聞奏豐阜之道耕種為先宜伸勸課
之條以重衣食之本應天下戶口夏稅見供輸頃畝稅
賦外一人任戶開墾荒地及無主田土五年之內不議
納稅亦聞自前有此指揮始即許其開耕旋乃却行簡

括既非誠實顧失緝綏朕以化理域中信敷天下必無
改易庶廣耕桑宜令所在長吏明行曉示自中原板蕩
編戶瘡痍凶歉薦臻逋逃未復加以徵賦煩重差配頻
仍言念疲羸宜伸撫恤比聞州縣調役未甚均平秋夏
供輸不依條制生靈受弊胥吏成奸宜儆尤違俾循軌
度所有逐處戶口宜令觀察使刺史縣令設法招緝除
宣省指揮外不得非理差配其合充色役人戶不許官
吏州縣影占務均苦樂其秋夏輸納只依朝廷指揮受

納不得有加耗取覓若或差人察訪不虛其主者監官必加深罪更在藩侯郡牧共理分憂嚴設科條以副委任一昨親征鄴部暫駐野營周覽鄉川備觀凋瘵所宜優恤以召和平其鄴都四面人戶去城三十里內所有天福十二年賦稅并緣徵一物以上并可特放其無主破毀墳墓仰差官吏如法掩瘞兵荒之際寇盜連羣自朕始及京師以宣赦宥尚聞結集未復家園豈非告諭之未嚴慰撫之未至今則陽春資始東作將興雨雪及

時耕桑有望所宜各歸營養自取安全式敷在宥之恩
載啟自新之路應諸處有前自為非惡迹之人一切放
罪不問便可安家樂業各歸營農所在不得動搖赦書
到後仍與限一月若不歸本家復罪如初當令緊切擒
捕必無矜恕仍別有條理指揮恭惟列祖園陵諸聖祠
廟桑田變海當時之弓劍猶存精爽在天終古之威靈
不泯載惟追感誠切永懷其雍州西京及諸州府應有
諸帝陵廟仰所在修奉務令完葺國家大事惟祀與戎

苟蘋藻之不虔則神祇之安享起今後凡有祠祭所供
用之物務在豐潔宜令有司精細點檢向者邊警方聞
或有抱幽冤而沒地王師薄伐或有殉忠節以殞身念
彼遺魂宜覃霈澤自國家舉義已來應有將校臣寮沒
於王事及晉朝臣寮枉遭契丹屠害者竝與追贈如已
追贈爵秩未高者更與贈官仍令搜訪子孫量材叙錄
朕昨展義省方討違伐叛適當平定且錄勤勞應扈從
鄴都城下内外文武臣寮及馬步諸軍將校并在京部

署巡檢官員職掌諸軍將校等升除已行恩命外所有
未曾加恩者宜令中書門下條舉聞奏兼鄴都以來沿
路州縣迎奉大駕供饋宿頓糧草無遺闕處其職掌及
州縣官吏並可等第甄錄天下名山大川聖帝明王忠
臣烈士祠廟墳墓委所在量事修葺自唐莊宗後來應
有文武大臣功德昭著者其凌替子孫量與叙錄其有
先曾仕契丹并有骨肉見在契丹者其本人本家所在
切須安存不得妄有恐動朕昔在藩邸頗熟臣寮文武

之才嘗備觀其梗槩方員之用宜更察於精微俾取質
于衆多庶無遺於後造應文武常參官仰准唐建中年
故事上任後三月表舉一人自代軍國之費務在豐財
關市之征資於行旅所宜優假俾遂通流應天下商旅
往來所在竝須饒借不得妄有擾勒卑宮非食前代之
令猷革烏絺衣哲后之明德至於損上益下惜力愛人
冀息煩苛漸期富庶所有乘輿服御後宮費用太官常
膳一切減損在京及內諸司竝天下州府除應奉軍期

急切外其餘不急之務非理營造竝皆停罷免致勞役徵聘丘園免遺邦彥恢張名教俾厚人倫應有蘊蓄器能精通理道文理該博武畧縱橫而退遁於家高尚其事者委所在訪尋當俟徵用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仰具聞奏即議旌表於戲創業惟難守成非易敢忘馭朽思致偃戈更賴文武股肱藩后同心康濟勦力弼諧永冀隆平共臻仁愛凡在戴履宜體朕懷赦書有所未該者委有司舉奏赦書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言者以罪

罪之

隱帝以乾祐元年二月辛巳即位癸巳制曰古先哲王
繼天御物必有大造被於生民故能流餘慶於子孫保
永圖於宗社我國家本惟堯之洪緒襲有漢之耿光歷
數有歸謳歌所屬先帝秉時出震應運開國爰在初潛
適丁難否妖孽盜居於宮闕腥羶肆毒於寰區血肉黔
黎荆榛赤縣繇是建靈旗而指敵仗黃鉞以誓師逐捕
寇於龍荒救生於虎口遺身利物功德契於三靈以

欲從人潤澤流於八表大統既集仙馭俄遷號慕終天
殞越無地肆予小子獲纂丕基上承顧命之嚴下迫羣
臣之請遺弓如昨仍几具存瞻黼宸以椎心處苦廬而
瀝血而文武庶尹將相大臣連上封章請臨政事固拒
雖切敦勸彌堅蓋負荷於眇躬復祗膺於永命諒難固
執須強荒羸恭已視朝載惟感咽向明而治始聽斷於
萬幾作解之恩宜昭宣于四海可大赦天下取二月十
三日昧爽已前所犯罪有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

覺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諸左降官未量
移者與量移已量移者與復資已復資者與叙用應諸
有盜賊處宜准今年正月五日所降恩赦放罪招携宜
令所在長吏更切曉諭招喚各令歸業安家營養並不
問以前違犯仍倍加安撫文武臣寮侍衛將士赤心為
國勦力勤王盡節盡忠同心同德輔翊先帝推戴冲人
言報忠勞宜伸渥澤應中外文武臣僚將吏各加恩寵
其馬步諸將軍兵士等各賜賞給已從別勅處分尚念

國家多事帑藏尚虛賜賚未優良深媿意兵火之後灾
沴相仍編戶傷殘比屋貧弊重以科徭未息輸歛不時
言念瘡痍宜伸蠲復天福十二年終已前殘欠秋夏稅
賦及和糴沿徵一物已上並特放所有徧經灾沴處開
封府滑曹鄆宋毫單潁徐宿兗沂密孟鄭懷衛澶濮等
州并濮城四面三十里內共二十處除已放去年殘稅
外宜更加軫卹其今年夏麥苗子於舊額上特與放免
一半頃經戎虜所在驚騷於場院課程州府管係既有

陷失宜示矜蠲應州府縣鎮遭契丹草寇及軍都更變驚却兼有搬送綱運已離本處沿路遭劫奪諸色錢帛一物已上兼天福十二年六月終已前諸州府鹽麴商稅鐵冶不敷課利及主持錢物粮草柴蒿敗闕欠折等一切特與除放其主事人員亦放罪其有契丹犯闕之時諸州府有危疑之處分差兵士守把城池逐急將係省錢物充兵士優給犒設諸道州府有去年六月終已前全分支却將士春冬衣賜及諸色諸受自來累行徵

納者竝與檢驗除破先是諸州府被契丹率配到錢物
逐處差人管押送納有欠折者勘驗指實竝與除破天
福十二年六月終已前逐處收刈到芟草積年損爛及
欠少處竝令除放孝治之道不獨其親況推許國之忠
俱享承家之慶感霜露者宜覃渥澤奉晨昏者亦示寵
章立身揚名于斯為美在朝文武臣寮內諸司使及侍
衛諸軍都虞候已上諸道節度防禦團練刺史并見任
節度副使行軍司馬藩方馬步軍都指揮使父母祖父

母見存者竝與加恩亡歿者竝與追贈追封已追封追
贈者更封贈禮稱助祭詩美作賓誠歷代之嘉猷蓋近
朝之闕典興哀繼絕宜舉舊章其唐晉兩朝可求訪子
孫訪立為二王後州縣之職朝廷命官既曠事者有懲
豈奉公者無勸諸處令錄主簿在任顯有殊績善於勸
課招輯徵科靜辦者委所在具以名聞當加優獎仍以
時經多事民未小康每念疲羸倍懷軫惻天下州縣戶
口除宣省指揮外不得輒有科配徭役如合充色役者

竝須定奪允當其力及大戶竝不得諸處投名影占稍
違科條當舉典憲古者慮政教之紕繆詢理道于芻蕘
蓋欲使外事不壅於中下情得通於上言路既廣頌聲
則聞況在繼承之初實繫忠讜之說內外臣寮如有所
見便於時政者可直言得失無所隱任賢勿二得士者
昌仰稽聖謨敷求時彥訪諸貞遁庶無遺才天下有賢
良方正文才武畧不求進達處于沉滯者仰所在搜訪
以聞名實相得當加擢任於戲建邦撫運念創業之維

難繼統承基知守文之不易繼紹惟重憂思匪寧所賴
列辟宗臣元勲舊德股肱王室保佑朕躬共致扶持庶
無失墜爰覃霈澤用洽中區凡在炤臨當體予意

二年正月乙巳朔制曰朕以眇躬獲繼洪緒念守器承
祧之重懷臨深履薄之憂屬以縣道猶艱王室多故天
降重戾國有大喪奸臣樂禍以圖危羣寇幸灾而伺隙
力役未息兵革方殷朕所以嘗膽卧薪廢食輟寢雖居
億兆之上不以九五之尊漸冀承平永安遐邇內則稟

太后之慈訓外則仗多士之忠勲股肱叶謀爪牙宣力
西推三叛撫其背而扼其喉北挫羣胡斷其臂而折其
脊次則巴邛嘯聚淮海猖狂纔聞矢接鋒交已見山摧
岸沮寇難少息師徒無虧兼以修奉園陵崇建宗廟右
賢左戚同寅協恭多事之忠大禮無闕負荷斯重哀感
良深今三陽布和四序更始宣申兌澤允答天休恤獄
緩刑赦過宥罪當萬物之享甲開三面之網羅順彼發
生以召和氣應乾祐二年正月一日昧爽已前天下見

繫罪人除十惡五逆官典犯賊合造毒藥劫家殺人賊黨正身外其餘犯人及關連竝放如河中府李守真鳳翔王景崇永興趙思綰等比與國家素無讐言釁偶因疑懼遂致叛違所以命將陳師徵辭問罪止期旦夕必見功收然以彼之提封朕之黎庶久陷孤壘可念非辜易子析骸填溝委壑為人父母寧不軫傷但以屈已愛人先王厚德包荒含垢列聖美談宜宏濟物之恩用廣好生之道其李守真王景崇趙思綰等宜令逐處都部署

分明曉諭若能翻然順歸朕竝待之如初當保始終享其富貴明申信誓固無改移其或不認推誠堅欲拒命便可應時攻擊尅日濫平候收復城池罪止元惡其餘詿誤一切不問仍預告諸軍破城日不可殺人放火諸處草寇等拋棄耕農聚集林藪晝伏夜動害物殘人前後累令剪除繼行招諭尚恐疑懼特示寬恩如能改過知非出來陳首者應已前所有為非一切不問宜令逐處節度刺史及巡檢使明行曉示宜達朝廷恩旨冀其

歸業常切撫安不得信任節級所繇衷私怨慟重念征討已來勞役尤甚兵猶在野民未息肩急賦繁徵財殫力匱矜恤之澤未暇於疾羸愁歎之聲幾盈於道路尚以軍旅未息帑廩無餘猶稽蠲復之恩空懷愧憫之意即候邊烽少弭國患漸除當議優饒冀獲蘇息諸道藩侯郡守等咸分寄任共體憂勞更宜念彼瘡痍倍加勤卹究鄉閭之疾苦去州縣之煩苛勸課耕桑省察冤濫共恢政理用副憂勞凡百臣僚當體朕意

冊府元龜卷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九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赦宥第十五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丁卯即位制曰自古受命之君
興邦建統莫不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是以夏德既衰爰
啓有商之祚炎風不競肇開皇魏之基朕早事前朝久
居重位受遺輔政敢忘伊霍之忠杖鉞臨戎復委韓彭

之任匪躬盡瘁焦思勞心討叛渙于河潼張聲援于岐
雍竟平大憝粗立微勞纔旋旆于關西尋統兵於河北
訓齊師旅固護邊陲只將身許國家不以賊遺君父外
憂少息內患俄生羣小連謀大臣遇害棟樑既壞社稷
將傾朕方在藩維亦遭讒構逃一生於萬死徑赴闕庭
梟四罪於九衢幸安區宇將延漢祚擇立劉宗徵命已
行軍情忽變朕以衆庶所迫逃避無繇扶擁至京尊戴
為主重以中外勸進方獄推崇黽勉雖順于羣心臨御

實慙于涼德改元建號祇率于舊章革故鼎新宜覃于
霈澤朕本姬室之遠裔號叔之後昆積慶累功格天光
表盛德既延於百世大命復集於眇躬今建國宜以大
周為號改乾祐四年為廣順元年自正月五日昧爽以
前應天下見禁人等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
未結正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故漢樞密使楊邠侍
衛都指揮使史宏肇三司使王章等以勞定國盡節致
君千載逢時一旦同命悲感行路憤結重泉雖尋雪于

沉寃宜更申於渥澤並可加等追贈備禮歸葬喪事官
給仍訪子孫叙用其餘同遭枉害者亦以追贈馬步都
軍將士等戮力協誠輸忠効義先則平持內難後乃推
戴朕躬言念勲勞所宜旌賞其員寮將士等各與等第
超加恩命仍賜功臣名號已有功臣名號者別與改賜
應左降官量加叙錄亡官失爵之人宜與齒用配流徒
役人並許放還已歿者任從歸葬所有杜仲威李守貞
王景崇趙思綰賓幕元隨親戚及諸色人先因懼罪至

今逃匿者並可放還任自取便昨者犯罪人蘇逢吉劉
銖閻晉卿李業侯贊聶文進郭允明及同時犯罪人等
家族骨肉先已釋罪疎放其逐人所有親戚及門客元
隨職掌在諸處者切慮尚抱憂疑今並釋放所在不得
更有恐動內有手下先管莊田錢穀人等已下三司點
檢磨勘了日一任逐便諸處有犯罪逃亡之人及山林
草寇等咸許自新一切不問各還鄉里自務營生仍仰
所在切加安卹所繇節級不得衷私妄有恐動如赦到

後一月不歸本業者復罪如初内外文武臣寮致仕官
諸軍將校隨使職員及前任藩侯郡守文武朝列前内
諸司使副使前禁軍指揮使前資行軍副使等各與等
第加恩應見任文武臣寮内諸司使諸道行軍副使藩
方馬步軍都指揮使如父母在未有恩澤者即與恩澤
如亡歿未曾追封贈者亦與封贈已封贈者更與封贈
晉漢以來兵革屢動賦役煩併黎庶瘡痍鰥寡孤惻不
能自濟為人父母爭不閔傷應天下州縣所欠乾祐元

年二月已前夏秋殘稅及派徵物色并三年夏稅諸色
殘欠並與除放所有澶州已來大軍經過之時沿路人
戶恐有蹂踐兩邊共二十里并乾祐三年殘欠秋稅並
放應河北沿邊州縣自去年九月後來曾經契丹蹂踐
處其人戶應欠乾祐三年終已前積年殘欠諸色稅物
並與除放仍委逐處長吏倍加存撫至於防守邊塞優
卹疲羸利害之事各宜條奏自前或有拒扞契丹顯立
功勞及將吏之中有歿于王事者具名以聞當議酬獎

應係三司主持錢穀敗闕場院官取乾祐元年終以前徵納外累經較科灼然無抵當者委三司分析聞奏別候指揮秋夏徵科舊有規制如聞諸道州府別立近限催驅或逼蹙過深轉致供輸不易至使蠶欲老而求絲債禾未熟而取穀錢但無逋懸何須急暴應天下百姓納稅租並取省限內納畢不在促限徵督如是軍期急速即不拘此例訪聞諸處人戶逃移在外者自前省司雖累行招携多未歸復兼知逃戶稅賦攤配居人公私

之間未甚允當念其疾苦常軫于懷宜令所司商量別
行條貫庶使逃移者即歸鄉土見居者漸遂舒蘇免困
生靈以付勤恤藩侯郡守寄任非輕立政之先養民為
本每及徵賦尤要徇公其逐處倉場庫務宜令節度使
刺史專切鈐轄掌納官吏一依省條指揮不得別納斗
餘秤耗舊來所進羨餘物色今後一切停罷朕早在藩
鎮常戒奢華今御寰區尤思節儉況國家多事帑藏甚
虛將緩憂勞所宜省約應乘輿服御之物不得過為華

飾宮闈器用並從朴素太官常膳一切減損諸道所有
進奉比助軍國支費其珍巧纖華及奇禽異獸鷹犬之
類不得輒有貢獻諸無用之物不急之務並宜停罷帝
王之道德化為先崇飾虛名朕所不取苟致治之未洽
雖多端以奚為今後諸道所有祥瑞不得輒有奏獻古
者用刑本期止辟今茲作法義切禁非蓋承弊之時非
猛則姦宄難制及知勸之後在寬則典憲得宜相時而
行庶臻中道今後應犯盜賊及和姦者並依晉天福元

年已前條制施行應諸處犯罪人等除叛逆罪外其餘
罪並不得籍沒家產及骨肉一依格令處分天下諸侯
皆有親校自可慎擇委任當必克勤參裨朝廷選差理
或未當宜矯前失庶協通規其先于在京諸司差軍將
充諸州郡元從都押牙孔目官內知客等並可停廢仍
勒却還舊處職役設官分職具列司存離局侵權誠為
紊撓今後諸司公事並須各歸局分不得越次施行朝
廷之務顯有舊章職官具存安可廢墜如聞自前諸司

公事多有壅滯今後並可速疾舉國行之大事在祀為
先苟爽吉蠲深為瀆慢如聞自前祠祭牢饌頗虧肅敬
今後委監察御史嚴加覺察必須豐潔庶達精誠稍或
不恭國有常典近代帝王所在陵寢合禁樵採俾奉神
靈唐莊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戶以近陵人戶充漢高
祖皇帝陵置職員及守陵宮人時月薦饗并守陵人戶
等一切如故仍以晉漢之裔為三王後委中書門下處
分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納諫是以立誹謗之木采

芻蕘之言時之利病罔不知政之得失無不察達聰明
目其在茲乎應内外文武臣僚有見識灼然益於治道
者許非時上章聞達山林草澤之間懷才抱器之士切
在搜訪免致遺賢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所宜旌表以勵
時風於戲致理保邦非德教無以安萬國發號施令非
誠信無以示四方其或言出行違朝行暮改是為秕政
何以子民更賴棟樑羽翼之臣左右前後之士共扶寡
昧同致雍熙思致器以永安覩覆車之可戒納隍馭朽

予豈忘諸釐革有所未盡者有司具啓請以聞

二年五月親征兗州癸亥次曹州行宮在州禁繫罪犯人除死罪外並釋放是月兗州平壬午制曰在昔哲王承天育物莫不內修庶政外撫諸侯推誠以待人人皆自信虛己以馭下下無弗從是以車書大同革兵不試動植遂和平之性蒸黎絕愁嘆之聲朕以眇躬猥承大統側微自効常從軍旅之中億兆所推獲託王公之上涉道斯淺於德未章致其毒螫之兇為我生靈之患逆

賊慕容彥超與臺賤類聞葺微人歷郡牧而至藩侯扇
貪風而彰惡迹洎予臨馭無間綏懷而乃顛越不恭姦
邪是恣北則結連戎虜南則臣事淮夷每與劉崇潛通
人使剖割萬姓傷殘乃杼軸其空盜橫一州嚴酷如爐
炭之上招呼亡命剽劫隣封繕甲治兵深溝高壘既顯
悖違之狀須興討伐之師朕昨暫御戎車來巡軍寨覩
貔貅之賈勇憤蛇豕以為妖咸請先登不容假息士怒
未洩逆壘俄平盜泉已涸其源流惡草盡除其滋蔓班

師振旅六軍方樂於凱旋盪穢滌瑕一境宜覃於霈澤
可赦兗州管內取五月二十七日見禁罪人及未發覺
者大辟以下並赦除元兇流毒同黨濟姦國有常刑皆
合顯戮特示好生之道猥寬連坐之誅應曾與慕容彥
超同惡之人逃避潛藏者並與釋放仰於所在自出陳
首百日不首者獲罪如初應已伏誅逆黨人等於諸處
有骨肉者先已指揮放罪招安尚慮本身抵法之後却
有驚疑宜令所在州縣明行告諭並釋放不問兗州城

内幕職及州縣官吏軍府將校今並赦罪其衙前州使
兩院職役人本城軍都並赦仍舊自慕容彥超違背已
來鄉州山寨豪強人等接便為非劫掠擄殺今因收復
並與洗滌一切不問外諸軍將士等勇於為主奮不顧
身所有沒於王事者各等第給孝絹仍以本人半分衣
糧與本家一年有親子者官中並與收錄安排自軍使
都頭以上皆與贈官職賊據一城民殘四境或撤毀其
墻屋或蹂躪其田疇繫于徵取供軍點集應役並宜矜

卹俾漸蘇舒應充州城內所有徵取今年屋稅及蠶食
鹽鐵諸雜稅物並與除放城外官軍下寨處四面去州
城五里內所毀今年夏稅苗子蠶食鹽鐵並諸雜沿徵
錢物並與除放五里外十里內除放今年夏苗子三分
中減放一分并兗州城內百姓被慕容彥超閉門已來
無辜殺害者宜令本州存恤其家其被殺官員宜令本
州官具錄奏聞當行恩澤所有被毀拆却舍屋極多及
收城之時延火燒焚官中給賜材木重令蓋造攻取城

池須資力役既臨矢石或致喪亡致人歿身在朕深念
諸州差別人夫內有遭矢石身死者宜令逐州縣分析
姓名聞奏官中各給絹三疋以省庫物充仍放下三年
諸雜差遣勒本縣給與文帖其部領人夫州縣官等到
城下施功者據勞役日月等第加減選萊蕪監所抽點
到諸縣義軍已各指揮放散今後更不得管係名額其
權充都將節級者亦不得此後於鄉村內更有稱呼於
戲夏為長贏勞軍民以從役聖職教化用干戈而剪兇

惟予不明增愧于是尚賴穹旻之祐漸期寰海之安告爾魯人咸體茲意

顯德元年正月丙子親祀圜丘禮畢御樓肆赦曰王者祀天地饗祖宗著於前經謂之大事嚴上者伸尊於下奉先者教孝於民簠簋豆籩陳其備物犧牲玉帛薦以至誠聿遵嚴配之文式展昭事之懇朕仰膺睿命下副樂推有兢兢業業之心無赫赫明明之德錫珪膺瑞莫繼禹功祝網為仁但欽湯政接近朝喪亂之後當羣黎

凋弊之餘不敏不明何以為治而寒暑三往車書漸同
征人少駐于邊防戰馬多閑于坵牧污萊加闢杼軸靡
空縱大化之未敷亦小康之遽致得非藝祖烈考垂其
佑皇天后土被其恩鍾在眇躬躋此嘉會俾創業垂統
傳之無疆治國安民引於有慶將恐將懼雖休勿休祇
荷景靈是用大報恭以都邑所在宗廟為先開創已來
因仍其舊未伸移奉之禮重增怵惕之懷爰自雒陽卜
遷浚下今四序資始三元履端陳水陸之毛載見清廟

薦陶匏之質對越玄穹所謂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也
凡爾衆庶同我虔恭申其肇禋既謹就陽之禮施於純
嘏宜覃及物之恩改號紀年維新行慶可大赦天下改
廣順四年為顯德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已前應犯罪
人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罪無輕重常赦所不
原者咸赦除之其殺人者放罪移置他處貶降官與量
移已量移者與復資已復資者與叙用諸配流人並任
逐便如刺面配軍收管者不在此例流貶死者許歸葬

草賊避法隱藏者所有巡檢人諭以恩赦招呼令歸農
養如願在軍亦聽其內外馬步都軍將士各等第優賞
應見任内外文武職員諸軍將校致仕官節度防禦團
練使刺史前任文武升朝官前内諸司使副使前諸州
行軍列使前指揮使諸道進奉專人前資官赴郊廟陪
位者並與加恩内外命婦並與進封因夫子叙封者不
得過夫子本品其諸寺監攝官如滿七周年以上應奉
公事無遺闕文書灼然者並與同明經出身如不滿七

周年者任逐便穩今後寺監不得以白身署攝如違本
司官吏並當勘罪諸州府廣順二年已前逋欠稅沿徵
錢並放其二年終已前主持省錢及主倉庫敗闕者據
納家業外無抵當者並釋放自開創已來諸軍將校死
王事者軍使都頭已上並與追贈已追贈者更追贈有
親嫡子孫量才叙用者諸軍將士年老病患不任征行
情愿歸農者本軍具以名聞給憑繇放免應見任文武
升朝官內諸司使副節度留後防禦團練副使禁軍都

指揮使已上藩方馬步軍都指揮使等父母亡歿未經
追贈者並與追贈已追贈者更追贈自廣順元年後來
幽州淮南西川河東等界軍人百姓投降者累令安撫
所在有無主荒閒田土一任請射住佃為永業西川接
界久不通商今後一任來往只須所屬官吏防閑恐夾
帶姦細應祇奉郊廟職掌人員並與恩澤其行事官已
勘無違碍者候銓司移省後各與除官合來年集者候
將來授任仍並加一階欠三選至五選者減一選欠選

以上減兩選幕職並與減一年如欠月限不及一年者
便與除官仍轉官資其諸色人駁放皆依格勅其間小
小違碍可以情恕者並條奏以聞起今後升朝官兩任
以上著錄十五周年者與賜緋著緋十五周年者與賜
紫凡縣官歷任內曾經五度參選者雖未及六考與授
朝散大夫階年七十以上令授優散官者並賜緋其非
時特恩不拘此例梁室受命奄有中原當歷數之有歸
亦神器之所在潞王踐阼承紹唐基累年司牧於生靈

諸夏奉承於正朔莊宗克復以朱氏為偽朝晉祖統臨以清泰為偽號所宜追正庶協通規今後不得名梁朝為偽朝潞王為偽主前代帝王陵廟及名臣墳墓無後者所在官吏檢校勿令樵採耕犁天下年高殘疾鰥寡孤獨所屬官吏務行存恤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州縣以名聞者並與旌表門閭山林隱逸草澤才能所屬長吏搜訪具以名聞於戲安不忘危百王所以慎其德上之化下一人姑務正厥躬予苟有違衆皆無隱方今庶吏

和勸貪者少而廉者多兆民從風令既行而禁亦止司
予刑者無忘哀矜又禮讓方興恩信兼布賦役咸遵于
法制鄉閭已絕於侵漁家遂求安國當思理從予政者
無忘和平凡左輔右弼盡其心五侯九伯宣其力君唱
臣和同寅協恭不致昇平未之有也凡百有位暨于羣
倫俱承福禧同體朕意節文有所未該者所司條奏以
聞

世宗以顯德元年正月即位三月辛巳制曰凡神聖之

功乃開基以創業惟帝皇之德遂垂制而立文生成參
天地之靈悠久鍾子孫之福寧禹湯而獨美豈堯舜以
無倫先皇帝出震安時膺乾啓運改相仍喪亂之轍造
勃興開泰之邦儉靜其身寬慈于物寒耕熱耨之苦常
念三農宵衣旰食之勤不忘萬務恩霈庶彙義結羣心
周室肇興安神器而方固軒臺遽往望仙駕以不迴肆
予冲人獲紹丕構孤藐自視寡昧何知稟理命之丁寧
副衆情之推奉中心憂塞固有津涯易月之禮制尋終

在天之感慕無已負荷斯重恭默以居宜從作解之文
以沛當陽之澤可大赦天下應三月七日昧爽以前所
犯罪人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常赦所不原者
咸赦除之諸貶降責授官等量與升陟叙用應配流徒
役人及縱逢恩赦不在放還并常知所在者並放逐便
諸處有草寇團集仰所在州府及巡檢使臣曉諭恩赦
招喚各令歸農兩京及諸道州府人戶所欠去年秋夏
稅租及沿徵物帛並與除放其鄉村逃移人戶並仰招

喚歸業內外見在文武職官致仕官及諸軍將校並與
加恩其前任京官幕職州縣官至今授官日施行諸將
軍校自開叛以來有沒于戰陣及身死疆場者並與追
贈如有親嫡子孫未曾錄用者並與錄用文武外朝官
及內諸司使副使禁軍都指揮使以上諸道行軍副使
藩方馬步軍都指揮使父母在者並與恩澤亡歿者與
封贈其妻未叙封者特與叙封應沿邊州府接近西川
河南契丹河東界處仰所在州府及巡檢使臣鈐轄兵

士及邊上人戶不得侵擾外界及虜掠人畜務要靜守疆場勿令騷動其投來人戶仍仰倍加安撫大行皇帝山陵有期准遺命不得勞擾百姓者宜令所司奉承先旨無至隳違應緣山陵公事合使工人役夫並須先給錢物雇覓諸雜費用一切取官物供給不得差遣人戶科配州縣文武班列親近臣寮愛國誠堅致君心切苟或聞朕躬之過失覩時政之否臧無借敷陳以輔寡昧苦口良藥逆耳忠言裨益至多翹竚惟切今後內外臣

寮或有所見及有所裨益可其實封章表以聞或欲面
對便仰閣門司畫時引見懷才抱器出衆超羣或養素
于衡門或屈迹于末位孤寒難進志業何伸咸用搜羅
待以爵秩諸隱遁不仕及卑官下位中有文武幹畧灼
見可稱者所在具名以聞化理之本孝弟為先苟或虧
違實亂名教其有士庶之內允率之徒不順于父兄不
恭于尊長狂悖難狀訓誨莫從親族容隱而不言里巷
畏避而不告傷風敗俗莫甚于茲今後或有不孝不義

之人違戾尊長喧悖毀辱及父母在異財別居畧不供侍如此之輩不計官宦軍人百姓之家宜令御史臺及本軍本使所在州縣廂界彈舉覺察如或容縱不切檢舉罪有歸處其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宜所旌表以厚人倫恭惟先皇帝推誠損已焦思勞神念將士之忠勤知戰伐之辛苦餼糧祿賜無非經手經心土地官封不惜酌勲酌效生靈是念稼穡為憂罷非理之差徭去無名之侵耗不貪遊宴盡去奢華減後宮冗食之人停諸

司不急之務方獄止甘鮮之貢殿庭絕珠玉之珍獄訟
無冤刑戮不濫凡關物務盡立規繩予小子纘紹丕基
恭稟遺訓仰承法度不敢踰違更賴將相公卿左右前
後共遵先旨同守成規庶裨冲人不墜洪業赦書有所
未該所司速具聞奏

四月庚午制曰昨者劉崇縱肆毒螫勾引蕃戎困我生
民深入澤潞朕所以泣辭神御親總甲兵抑荼蓼之哀
懷殄豺狼之兇黨誠賴玄穹垂祐將士輸忠大剪寇讎

尋清原野覽賊寇經繇之地深切憫傷當城池圍閉之時良資捍禦適因駐蹕宜示特恩應潞州諸縣取今月二十七日已前見禁罪人除死罪外並宜與釋放當州數縣昨經賊軍傷殘處人戶所徵今年夏稅斛斗錢帛三分與放一分內有村坊元不遭賊寇殘傷者不在蠲放之限潞州昨經圍閉將校職員同力守禦兼以大駕駐蹕迎奉無闕應在城將校官吏職員宜令本州具名銜以聞各加恩澤昨殺戮賊軍之處及四面山谷間屍

首絕多宜令逐處官吏差人收斂埋瘞勿令暴露逐處墳墓曾被賊軍發掘者指揮掩閉河東及契丹敗散兵士其中有潛竄山谷間者並令招喚不得輒有傷害如是義軍百姓便可放歸本家若是軍人及諸色人並監送至駕前各與穩便安排遼沁二州新屬潞州久陷賊境深可憫傷委本道節度使倍加安撫所有劉崇煩苛事件並與蠲放

二年十一月癸丑鳳翔節度王章上言收下鳳州乙卯

詔曰朕承宗社之靈居億兆之上祇臨大寶于茲再周
每念晉漢以來朝野多故疆宇日削生聚未堪常懷拯
救之心冀答天人之意至於夙夜不敢荒寧求安邊拓
境之謀思濟世息民之計乃眷秦鳳地接巴邛頃屬亂
離因茲阻隔千里之地大朝之聲教不通十年之中百
姓之艱苦難狀昨者興發師旅經畧封陲鼓輦絕震於
郊原蛇豕難逃於鋒刃僵尸徧野棄甲如山秦成階等
州管內將校官吏軍人百姓等喜寇孽之逋逃舉城壘

而歸順飛章送款協力同謀父老相懼山河如故而偽
署鳳州節度使王環等獨迷去就尚據城池朕念彼孤
危繼令招諭惜一城之士庶開三面之網羅豈期拒轍
之徒不體好生之德遂令攻擊立見盪平渠帥就擒秦
隴無梗宜降惟新之澤庶隆及物之恩應秦鳳階等州
管内自顯德二年十一月已前有罪犯者無問輕重一
切釋放應馬步行營將士等各與恩澤其有歿於王事
者自付兵馬使已上並與贈官仍賜賻贈物城下攻歿

百姓為矢石所害致死者本戶除二稅外放免三年差徭仍賜本家孝服絹三尺其倍署人夫州縣官並與加階減選秦成階等州歸明將士自長行以上等第支賜優給其官吏將校職員等並與加恩其中有西川人員除恩澤賞賜外如願駐留者厚與請受如願歸去者並給盤纏用慰衆情免違物性應收捉到賊軍將校一切放罪並令押送赴闕各與恩澤自何重建等歸投西川已來訪聞管內州縣連歲饑荒百姓軍人倍加勞役科

欽頒併法令滋章既為吾民宜革前弊今後除秋夏兩
稅徵科外應偽蜀所立諸般科率名目及非理徭役一
切停罷德音未該者宜令所司相次指揮

三年五月乙卯帝至自淮南是日詔免在京見禁罪人
六月壬申降德音曰王者經營四方式遏亂畧懷安逸
而亡戰伐則雄圖莫震有雪霜而無雨露則歲功不成
日者革輅親征靈旗問罪正陽之後吳師無匹馬之歸
六合之征楚甲有齊山之積今長江以北半為我疆實

賴將相協謀貌貅宣力破彼勍敵成茲茂勲宜敷曠蕩之恩用慰輕揚之俗澤已霑於動植寵豈忘於忠勤聲教惟新甄賞斯在可特赦淮南道諸州管內見禁罪人取顯德三年六月十一日已前凡有違犯不問輕重並不窮問其江北諸州縣有未收復處宜令行營大將明申招諭儻能知幾變歸順朝廷其向來名位俱一切如故仍選明藩大郡厚加旌賞其軍都自長行以上並與優給其中有願歸江南者亦聽自便應隨駕淮南行營

諸軍等或破敵成功或攻城効力或收降州縣或護衛
乘輿咸積忠勤宜加酌獎各與等第優給從駕職官及
諸色人員等從征在外奉事有勞各與加恩以獎勤幹
諸州夫役自來有沒於矢石者其本戶放免三年差徭
仍每人支賜贈孝絹三疋淮南道諸州縣先屬江南之
時頗有非理科徭無名配率今後一切停罷事有不利
於民無益於時者宜令長史條奏以聞

四年正月己丑詔曰朕自守丕圖常勤庶政念萬方之

至廣終日勞心恐一物之未蘇通宵不寐屬乾元資始
春日載陽升紫殿以發德音秉鎮圭而朝羣后順青帝
發生之令體玄穹亭育之仁思與羣生同慶嘉運及物
之澤罔間於幽遐作解之恩宜均於雷雨應天下見禁
罪人除犯大辟外一切釋放應諸色亡命之人官中自
來追捕未獲者今並放罪諸道州府應欠顯德三年終
已前秋夏稅物並與除放諸處敗闕場院人員自來累
行徵督尚有逋欠實無抵當者宜令三司具欠分析數

目聞奏別候指揮內外文武職官自前曾有犯罪停免
黜削人等宜令中書門下樞密院具罪犯因繇聞奏別
候進止應淮南界內百姓宜令行營將校告報諸軍不
得俘虜傷害應有文學之吏武勇之人或幕府州縣官
等臨事強明在任有所振舉為衆稱譽者宜令所在長
吏具名聞奏在朝文武臣僚於知識人中有如此者亦
可公舉並當擢用待之厚祿於戲帝王之於億兆也教
之化之納於仁壽當五兵未戢舜干暫舞於兩階洎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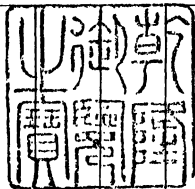
夏小康湯網宜開於三面用示好生之德竚遵且格之言凡被炤臨體予朕意

三月庚戌以降下壽州制曰朕受天明命繼統中區震瀛將保於大同征伐蓋非於獲已一昨以壽春未拔吳寇重來內外張皇烽火相接罔避暫勞之役須興再駕之師步騎長驅水陸齊進戈船若柵一鼓盪平劉仁瞻以衆意憂危援兵覆沒遣子上表瀝血求哀矜彼含生許其納款兵革之後黎庶未安念孤壘之初開解疎羅

而示德宜覃在宥之澤俾安向化之心可赦壽州管內
見禁罪人自今月二十一日昧爽已前凡有過犯無問
輕重並從釋放應歸順官吏將校職員並與等第加恩
壽州管界去城五十里內與放今年及明年秋夏租稅
自來百姓有曾受江南文字聚集山林者押逐處長吏
使臣招喚歸家並不問罪如曾有傷害者今後不得更
有相酌及經官論訴兼自用兵已來被擄劫骨肉者不
計遠近並許本家識認官中給物收贖所在不得藏占

曾經陣敵處所暴露骸骨仰差人收拾埋瘞自前後政
令有不便於民者委本州條列聞奏當行釐革

恭帝以顯德六年六月甲午即位七月丙寅制赦天下



冊府元龜卷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七至一百

詳校官中書_臣瞿 照

員外郎_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_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_臣王貽桂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九十七

宗

王欽若等撰

帝王部

獎善

禮賢

獎善

書曰用德彰厥善禮云隱惡揚善用中於民其斯以爲
舜乎是知王者稱善所以懲惡獎一所以勵百將使在
下者聳思齊之心臻恥格之化若風草之偃置郵之速

也繇漢已來士有立節守正博聞稽古持廉崇讓明經
執法英文煥發至性內篤治行尤異忠款昭著精思絕
妙膽氣剛毅彰穎悟於童幼形著撰於緇素拔乎其萃
良非一途而當時之君或形於獎激加之爵號申以賜
予齒於榮官使才美遞進貪懦知勸斯固大禹稱善之
旨詩人烝髦之訓者也

漢高帝時朱建故嘗爲淮南王英布相布欲反問建建
諫止之布不聽漢既誅布聞建諫之賜建號平原君

文帝時賈誼為長沙王傅後歲餘帝思誼徵之至入見

帝方受釐坐宣室

宣室未央前正室也釐祭肉也漢儀注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

福釐福也言受神之福也

帝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事誼具道所

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

漸促近誼聽說其言

既罷曰吾久不

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廼拜誼為梁懷王太傅

懷王帝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以得失

誼朝問以

國家之事

後漢光武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

虞延爲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
拜可觀其陵樹株葉皆諳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
善之勅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
帝怒使撻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爲罪在督郵言辭
激揚有感帝意乃制詔曰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貫御史
罪延從送車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劔帶佩刀還郡於是聲
名遂振

周防年十六仕郡小吏光武巡幸汝南召掾史試經防

尤能誦讀拜爲守丞

何湯爲開陽門候建武十八年夏旱公卿皆暴露請雨
雒陽令著車蓋出門湯將衛士鈎令車收案有詔免令
官拜湯虎賁中郎將帝嘗歎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何
湯之謂

章帝時黃香爲郎中帝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香
後告休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帝會中山邸乃詔香殿
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

改觀

後魏道武自鄴還京師次於恒嶺帝親登山頂撫慰新民適黃門侍郎崔玄伯扶老母登嶺帝嘉之賜以牛米因詔諸徙人不能自進者給以車牛後玄伯爲周兵將軍道武末明元未立清河王紹聞人心不安大出財帛班賜朝士玄伯獨不受明元即位命玄伯居門下虛已訪問以不受詔賜財帛特賜帛三百疋長孫嵩已下咸愧焉

古弼爲門下奏事以敏正著稱明元嘉之賜名曰筆取其直而有用後改爲弼言其輔佐才也

太武時公孫軌爲諸軍司馬太武平赫連昌引諸將帥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探把太武乃親探金賜之謂軌曰卿可謂臨財不苟得朕所以增賜者欲顯廉於衆人

孝文時于烈爲光祿勳卿其子登引例求進烈上表乞黜落孝文曰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辨此乃引見登

詔曰朕今創禮新邑明揚天下卿父乃行謙讓之表而有直士之風故進卿為太子翊軍校尉

崔挺為昭武將軍光州刺史太和中車駕幸兗州召挺赴行在所及見引喻優厚又問挺治邊之略因及文章孝文甚悅謂挺曰今日擁旄者悉皆如此吾何憂哉

崔孝芬挺之長子為北海王詳司馬早有才識博學好文章孝文召見甚嗟賞之

賈元壽為中書侍郎作雒陽北邙寺碑文孝文頻登其

寺觀讀文稱為佳作

傅永字修期為安遠將軍孝文每嘆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唯傅修期耳

後周文帝時柳敏為大都督遭母憂居喪旬日之間鬚鬢半白尋起為吏部郎中毀瘠過禮杖而後起帝見而嘆異之特加廩賜

武帝建德四年盧柔子愷為禮部大夫其秋李穆攻拔軹關栢崖二鎮命愷作露布帝讀之大悅曰盧愷文章

大進荀景倩故是令君之子

臣欽若等曰令君謂後漢尚書令荀彧也或子顗字

景倩

隋高祖初高構為民部侍郎時內史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叅議不決構斷而合理帝以為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遍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也賜米百石繇是知名

辛彥之爲隨州刺史于時州牧多貢珍翫唯彥之所貢
並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顧謂朝臣曰人安得不學彥之
所貢稽古之力也

鄭譯爲柱國奉詔定樂於太常帝勞譯曰律令則公定
之音樂則公正之禮樂律令公居其三良足美也

楊恭仁司空觀王雄之長子仁壽中累除甘州刺史恭
仁務舉大綱不爲苛察戎夏安之高祖謂雄曰恭仁在
州甚有善政非惟朕舉得人亦是卿義方所致也

煬帝大業五年弘化太守柳儉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威以郡丞郭絢潁川郡丞敬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疋絢肅各一百疋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論者美之

王伽開皇末爲齊州叅軍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伽哀其辛苦悲脫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

而至一無離叛帝聞而驚異之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悲召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奸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治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遵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在於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道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為難教良

是官人不加示曉致令陷罪無繇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厝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爲雍令

唐高祖武德二年正月始平人宗士朮負米一石委於太倉而去云願少益軍國高祖嘉之賚物百段

七年七月詔曰自隋以來離亂永久雅道淪缺儒風莫扇朕膺期御宇靜難齊民欽若典謨以資政術思弘德教光振遐軌是以廣設庠序益召生徒旁求俊異務從

獎擢寧州羅川縣前兵曹史孝謙守約丘園伏膺道素
爰有二子年並幼童講習孝經咸暢厥旨義方之訓實
堪勵俗故從優秩賞以不次宜普頒示咸使知聞如此
之徒並即申上朕加親覽特將褒異

太宗貞觀十三年十一月揚州總管長史李襲舉撰忠
孝圖二十卷奏之太宗覽而稱善因下書曰卿情深奉
國志在忠孝爰錄前烈圖之丹青事兼勸獎足勵風俗
再三循覽朕甚嘉之

十六年四月甲辰太宗聞陸德明經典音義美其宏益學者嘆曰德明雖亡此書足可傳習因賜其家布帛百疋

十九年太宗征遼紀王府參軍喬寶明以乘輿暴露堅城之下賊久未平不勝其憤因至長安爲司空房玄齡陳取高麗之算玄齡表送詣行在所謁太宗太宗與語甚奇之謂曰安市不降平壤尚遠我慮三軍寒凍已命班師卿既遠來今者欲陳何策寶明曰昔魯連飛箭而燕

將死陸賈使越而趙佗順臣願將命平壤申喻高麗高麗承駐蹕之後心膽破裂臣得進說其必面縛而自致耳若懷不遜臣請爲傅介子斷蘇文之首以降其國太宗壯其言曰我之求人甚於人之求祿如卿之輩終不投之死地也於是引寶明參侍從之列尋守通事舍人呂才爲太常博士太宗又令才造方域圖及教飛騎戰陣圖皆稱旨擢授太常丞

程名振爲雒州刺史太宗將征遼東召名振問以經畧

之事名振初對失旨太宗動色詰之名振讐對逾辨太宗意解謂左右曰房玄齡嘗在我前每見我嗔餘人猶顏色無主名振生平不見我向來責讓而詞理縱橫亦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

張昌齡貞觀末獻翠微宮頌太宗召見令作息兵詔草甚加賞歎曰彌衡潘岳之儔也令於通事舍人裏供奉李百藥除宗正卿後致仕歸家太宗嘗製帝京篇令百藥和之手詔答曰省所和事極為佳作何身之老而才

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乎

李義府舉進士劉洎馬周薦之太宗令詠烏援筆爲詩
曰何惜鄧林樹不借一枝棲太宗喜曰當盡借卿全樹
何止一枝也尋除監察御史

高宗咸亨元年六月帝御冷泉宮亭子召許敬宗泉男
生及東西臺三品舉酒作樂帝謂男生曰聞卿悔不讀
書信乎男生奏稱臣生在海隅莫知善惡自沐皇化方
欲自新既恥面牆始學讀書是實敬宗奏曰男生夷人

豈知好學雖欲自強亦無及也帝曰夫學植也不殖將
落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如欲化人成俗其必
繇於學乎故曰困而不學斯為下矣乃賜男生興寧坊
之田第及美女寶貨

玄宗開元初吏部尚書崔日用嘗採毛詩大雅小雅二
十篇及司馬相如封禪書因帝生日表上之以申規諷
并述善成之事手詔答曰夫詩者動天地感鬼神厚於
人美於教矣朕志之所尚思與之齊庶乎採詩之官補

朕之闕且古者封禪升中告成朕以菲德未明於志道
悚然以聽頗壯相如之詞惕然載懷復慙夷吾之語卿
洽聞殫見溫故知新建此發揮益彰忠懇豈非封蓬山
之籍心不忘於起予因蘭殿之祥言固深於沃朕循環
覽諷用慰于懷今賜卿衣裳一副物五十段以示無言
不醕之信也

五年勅蒲州童子吳易之薄綴小篇兼記古事不稍優
異無申獎勸宜賜其父絹十疋令更習學便有成就

肅宗時杜亞字次公京兆人少頗涉學善言物理及歷代成敗之事至德初於靈武獻封章言政事授校書郎董晉字混成舉明經及第至德初帝自靈武幸彭原晉上書謁見授校書郎翰林待制

憲宗元和五年三月獻策人張權與游君愛各賜衣任所適

武宗嘗曾私撰數字以示侍講王起起曰臣書中所不識者唯八駿圖中三五字而已今此字臣未知出於何

書武宗笑而奇之故待如師友因曰當代仲尼

晉高祖天福二年六月勅進策官前攝鄭州防禦巡官
前鄉貢明經張休以廉科擢第藝府遊心既堅拾芥之
勤果契然薪之志而能救斯時病來責封童覽其所陳
甚爲濟要旌諸憂國示以寵章王畿式解於褐衣縣簿
仍超於常品可將仕郎守河南府伊陽縣主簿

三年二月庚辰左散騎常侍張允進駁赦論帝覽而嘉
之降詔獎飾仍付史館

六年正月辛酉朔上受朝於崇元殿刑部員外郎李象進二舞賦一首帝覽而嘉賞令編諸史冊

周世宗顯德二年草澤趙守微投匭上書指陳治道帝覽之宣召顧問初令樞密直學士邊歸讜試策論詩賦復令中書程試以其文義小有可觀翌日乃授右拾遺賜衣服銀帶繒帛鞍馬等兼降詔獎飾仍以所試策論詩賦宣示百官

四月太子少保王仁裕進回文金鏡銘上善之賜帛百

正九月仁裕又以自製詩賦寫圖上進賜銀器五十兩
衣著五十疋

三年十二月兩浙進奉掌書記歙州刺史周叔獻進上
國觀光歌一首帝以繒綵鞍馬賜之

六年二月辛卯以新及第進士高冕爲右補闕仍賜衣
一襲烏金帶一銀器一百兩衣著二百疋銀鞍勒馬一
匹是時帝銳意於平燕及冕登第因其謝恩入對命宰
臣以平燕論試之既而冕著論盛言燕可擊甚愜帝旨

故有是超拜復厚加賜賚焉

禮賢

夫賢者國之紀人之望也是故有方之士繫矩以行之
萬乘之主虛心以待之上以成王者之美下以通天下
之志所以人用勸而邦用乂也其或才識明備行實敦
篤或動默繇己用舍在時或以舊齒名德或以抗節直
道莫不延見之際勞問湛渥進退雖殊恩遇胥洎賜予
以將其厚意詔命以達乎至誠或想見夫人親至其第

或各從爾志愈厚其風存歿攸同始終一貫斯蓋有國者之典也

周文王至於磻谿之水呂尚釣於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

武王克商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繇舊釋箕子囚式商容閭

漢武帝時汲黯爲九卿帝不冠不見也嘗坐武帳

武帳置兵

闌五兵於帳中也

黯前奏事帝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

奏其敬禮如此

昭帝元鳳元年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疋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悌以教鄉里令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

後漢光武建武中詔徵太原周黨黨伏而不謁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繇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

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
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遁黨等文不
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
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
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
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
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疋

杜林扶風人少好學時稱通儒王莽敗避亂客河西建

武六年光武聞林已還三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車馬衣被羣僚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憚之士大夫咸推其博洽

索盧放建武六年徵爲雒陽令有能名因病乞身徙諫議大夫數納忠言後以疾去建武末復徵不起光武使人輿之見於南宮雲臺賜穀二千斛遣歸除子爲太子中庶子

王良爲司徒司直以病歸後連徵輒稱病詔以玄纁聘

之遂不應後光武幸蘭陵遣使者問良所疾苦不能言
對詔復其子孫邑中徭役

明帝時韋彪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帝聞彪名永平六年
詔拜謁者賜以車馬衣服

趙咨少有孝行舉至孝有道遷博士謝病去徵拜議郎
辭疾不到詔書切讓州郡以禮發遣前後再三不得已
應召復拜東海相

建武中淳于恭不應辟召客隱瑯琊黔陬山數十年建

初元年章帝下詔美恭素行告郡賜帛二十疋遣詣公車除為議郎引見極日訪以政事

江革齊國臨淄人事母孝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建初中太尉牟融舉賢良方正再遷司空長史章帝甚崇禮之遷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帝常使虎賁扶持及進拜恒目禮焉時有疾不會朝太官送醪膳恩寵有殊後上書乞骸骨轉拜諫議大夫賜告歸因謝病稱篤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已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

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以見穀千斛賜
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如有不幸祠
以中牢繇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及卒詔復賜穀千斛

鄭均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章帝敬
重之後以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以衣

冠

東觀記曰均遣子英奉章詣闕詔
召見英問均所苦賜以冠幘錢帛

鄭均東平人毛義廬江人並有至行元和元年詔告廬
江太守東平相曰議郎鄭均東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

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怠又前安邑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淳潔之風東州稱仁書不云乎彰厥有常吉哉其賜均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

賜羊酒顯茲異行

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斗終其身問遺賢良必以八月諸物老成故順

其時氣助養育之也故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鄭玄注云助老氣也明年帝東

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時人號

爲白衣尚書

和帝永元九年徵魯恭拜議郎八月飲酎大會章臺詔

使小黄門特引恭前其夜拜侍中勅使陪乘勞問甚渥
順帝永建二年策書備禮玄纁徵樊英等四人復固辭
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
肯起乃強輿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
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英
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
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讐立其朝猶
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

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
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也若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
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
太醫養疾月給羊酒至四年三月天子乃爲英設壇席
令公車令道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
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爲光
祿大夫賜告歸令所在送穀千斛常以八月致牛一頭
酒三斛如有不幸祠以中牢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

聽

桓帝初徵爰延拜大鴻臚帝以延儒生常特宴見

靈帝即位再以玄纁聘彭城姜肱肱不至帝手筆下詔
曰姜肱抗凌雲之志養浩然之氣以朕德薄未肯降志
昔許繇不屈王道爲化夷齊不撓周德不虧州郡以禮
優順勿失其意

魏太祖初平荊州乃釋韓嵩之囚以其名重甚加禮待
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爲大鴻臚以交友

禮待之

趙戢長安之亂客於荊州及太祖平荊州乃辟之執戢手曰恨相見晚遂辟為掾後為五官郎將司馬相國鍾繇長史

邴原自遼東歸於太祖太祖為司空辟原署東閣祭酒帝北伐三郡單于還住昌國燕士大夫及酒酣帝曰孤反鄴守諸君必將來迎今日明旦度皆至矣其不來者獨有邴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謁帝大驚

喜擎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饑虛之心謁訖而出軍中士大夫詣原者數百人帝怪而問之時荀文若在坐對曰獨可省問邴原耳帝曰此君名重乃亦傾士大夫心文若曰此一世異人士之精藻公宜盡禮以待之帝曰固孤之宿心也自是之後見敬益重原雖在軍厯署常以病疾高枕里巷終不當事又希會見河內張範名公之子也其志行有與原符甚相親敬令曰邴原名高德大清

規邈世魁然而峙不爲孤用聞張子頗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之者貧也張範後因帝自荊州還得見於陳以範爲議郎參丞相軍事甚見敬重

文帝黃初二年公卿朝朔旦乃引故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詔曰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耆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受茲嘉賜公故漢宰臣乃祖已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不踰矩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以彰舊德其賜公延年杖及憑几謁請之

日便使杖入又可使著鹿皮冠彪辭讓不聽竟著布單
衣皮弁以見四年詔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朝見位
次三公如孔光故事彪上章固辭帝不聽又爲門施行
馬致吏卒以優崇之初彪見漢祚將終自以累世爲三
公恥爲魏臣遂稱足攣不復行積十餘年帝即王位欲
以爲太尉令近臣宣旨彪辭曰嘗以漢朝爲三公值世
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爲魏臣於國之選亦不爲
榮也帝不奪其意

虞翻在吳為騎都尉有盛名帝常為翻設虛座

薛夏博學有才為祕書丞文帝嘉之每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謂之薛君夏居甚貧帝又顧其衣薄解所御服袍賜之其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時帝方與夏有所咨論而外啟休到帝引入坐定帝顧夏言之於休曰此君祕書丞天水薛宣聲也宜共談其見遇如此

晉宣帝為魏相時南陽州泰好立功業善用兵荊州刺

史裴潛以泰爲從事帝鎮宛潛數遣詣帝繇此爲帝所知及征孟達泰又導軍遂辟泰泰頻喪考妣及祖九年居喪帝留缺待之至三十六日擢爲新城太守

景帝爲魏相時山濤年四十餘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帝帝曰呂望欲仕邪命司隸舉秀才除郎中轉驃騎將軍王昶從事中郎久之拜趙國相遷尚書吏部郎文帝爲晉太子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魏帝

常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又以母老并贈藜杖一枚遷大將軍從事中郎帝以濤鄉閭宿望命太子拜之

元帝為鎮東大將軍引賀循為軍司循稱疾篤牋疏十餘上帝遺之書曰夫百行不同故出處道殊因性而用各任其真耳當宇宙肅清尋倫攸敘隨運所遇動默在己或有遐棲高蹈輕舉絕俗逍遙養和恬神自足斯蓋道隆人逸勢使其然若乃時運屯弊主危國急義士救時驅馳拯世燭之武乘縱以入秦園綺彈冠而輔漢豈

非大雅君子卷舒合道乎虛薄寡德忝備近親謬荷寵
位受任方鎮殫服玄風慕羨高矩當願棄結駟之軒軌
策柴車而造門徒有其懷而無從賢之實者何良以寇
逆殷擾諸夏分離皇居失御黎元荼毒是以日夜憂懷
慷慨發憤志在竭節耳前者顧公臨朝深賴高等元凱
既登巢許獲逸至於今日所謂道之云亡邦國殄瘁羣
望顯顯實在君侯苟義之所在豈得讓勞居逸想達者
亦一以貫之也庶稟徽猷以宏遠規今上尚書屈德為

軍司謹遣參軍沈楨銜命奉授望必屈臨以副傾遲循
猶不起及帝承制復以爲軍諮祭酒循稱疾敦逼不得
已乃輦疾至帝親幸其第因諮以正道循羸疾不堪拜
謁乃就加朝服賜第一區車馬牀帳衣褥等物循辭讓
一無所受

紀瞻以世亂還吳時元帝爲瑯琊王遷安東將軍引瞻
爲軍諮祭酒轉正東長史帝親幸瞻宅與同乘而歸

王嶠北軍中候佑之子也少有風尚并司二州交辟而

不就永嘉末攜其二弟避亂渡江時元帝鎮建業教曰
王佑三息始至名德之胄並有操行宜蒙飾敘且可給
錢三十萬帛三百疋米五十斛親兵二十人尋以嶠參
世子東中郎軍士不就

杜夷初拜國子祭酒教曰今大義顏替禮典無宗朝廷
滯義莫能攸正宜特立儒林祭酒官以宏其事處士杜
夷棲情遺遠確然絕俗才學精通道行優備其以夷為
祭酒夷辭疾未嘗會朝帝欲詣夷夷陳萬乘之主不宜

往庶人之家帝乃與夷書曰吾與足下雖情在忘言然
虛心歷載正以足下羸疾故欲相省寧論常儀也建武
中令曰國子祭酒杜夷安貧樂道靜志衡門日不暇給
雖原憲無以加矣其賜穀二百斛皇太子三至夷第執
經問義夷雖逼時命亦未嘗朝謁國有大政常就諮訪
焉明帝即位夷又表請退詔曰先王之道將墜於地君
下帷研思今之劉揚縉紳之徒景仰軌訓豈得高退而
朕靡所取則焉

後魏道武時奚莫忠厚有智謀帝寵遇之稱之曰仲尼
後以軍功拜并州刺史賜爵任城公

賈彝弱冠為慕容垂驃騎大將軍遼西王農記室參軍
道武先聞其名常遣使者求彝於垂彌增器敬更加寵
秩

太武時崔浩為左光祿大夫帝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
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蔬食不暇精美帝為舉匕箸或
立嘗而旋其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卧内

孝文時李冲涉獵羣書好禮易頗有文才太和初拜通直散騎侍郎帝禮之甚重

王肅為豫州刺史尋徵入朝孝文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漬也故復此勅

劉芳為太常卿沈雅方正槩尚甚高經傳多通孝文尤器敬之勤相顧訪

孝明時甄琛為侍中明解朝義在官清白自孝文宣武

咸相知待至帝以師傅之義而加禮焉

後周太祖時江陵平王褒與王克劉弼宗懷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帝喜曰昔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羣賢畢至可謂過之矣又謂褒及王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並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為情勿以去鄉介意於是授褒及克殷不害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從容上席資餽甚厚褒等亦並荷恩眄忘其驕旅焉韋叟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屬太祖經綸王業側席求

賢聞夙養高不仕虚心敬悅遣使辟之備加禮命雖情諭
甚至而竟不能屈彌以重之亦弗之奪也所居之宅枕席
林泉夙對翫琴書蕭然自逸時人號為居士焉至有慕其
閑素者或載酒從之夙亦為之盡歡接對忘倦明帝即位
禮敬愈厚乃為詩以貽之曰六爻身遯世三辰光少微潁
陽讓愈遠滄州去不歸香動秋蘭珮風飄蓮葉衣坐石窺
仙島乘舟下釣磯嶺松千仞真品泉百丈飛聊登平樂觀
遙望首陽薇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幾夙答帝詩願時朝

謁帝大悅勅有司日給河東酒一升號之曰逍遙公

元暉頗好涉獵書記少得美名於京下太祖見而禮之命與諸子遊處每同席共硯情契甚厚弱冠召補相府中兵參軍劉璠為梁雍州刺史蕭循府司馬時武陵王紀稱制於蜀徵璠為中書侍郎璠堅求還蕭循及至白馬西屬達奚武軍已至南鄭璠不得入城遂降於武太祖素聞其名先誡武曰勿使劉璠死也故武先令璠赴闕璠至帝見之如舊謂僕射申徽曰劉璠佳士古人何以過之徽

曰昔晉人滅吳利在二陸明公今平梁漢得一劉璠也
明帝時寇攜為驃騎將軍攜年齒雖邁而志識未衰教
授子孫必先典禮帝尚儒重德特欽賞之數加恩錫欲
與相見攜不得已乃入朝帝與同席而坐因顧訪雒陽
故事攜身長八尺鬚鬢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帝與
之談論不覺屢為前膝及攜辭還帝親執其手曰公年
德俱尊朕所欽尚乞言之禮所望於公宜數相見以慰
虛心遂以御輿令於帝前乘出顧謂左右曰如此之事

唯積善者可以致之何止見重於今亦將傳之萬古時人咸以為榮

武帝時韓褒為少保歷事三帝以忠厚見知帝深敬重常以師道處之每入朝見必有詔令坐然始與論政事熊安生初仕北齊為國子博士武帝入鄴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矣俄帝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謂之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為愧安生曰黃帝尚有阪泉之戰況陛

下恭行天罰乎帝又曰齊民賦役繁興竭民財力朕救
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之百姓公
以為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
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帝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
王伐紂懸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略為優
帝大悅賜帛三百疋米三百石宅一區并賜象笏及九
環金帶自餘什物稱是

李德林初仕北齊為儀同三司及武帝克齊入鄴之日

勅小司馬唐道和就宅宣旨慰諭云平齊之利唯在於爾朕本畏爾逐齊主東走今聞猶在大有慰懷宜即入相見道和引之入內遣內使宇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即留內省三宿乃歸仍遣從駕至長安授內史上士

隋文帝受禪以後周司中大夫儀同三司張美年老致仕欽其德望以書徵之曰朕初臨四海思存政術舊齒明賢實懷勤佇儀同昔在周室德業有聞雖云致仕猶

克壯年宜即入朝用副虛想乃謁見勅令勿拜扶升殿
上降榻執手與之同坐宴語久之賜以几杖

姚察為祕書丞開皇中別勅成梁陳二代史又勅於朱
華閣長參帝知察疏非別日乃獨召入內殿賜果菜乃
拍察謂朝臣曰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平陳唯得此
一人

唐太宗初為秦王徵求草莽置驛招聘皆自遠而至於
時海內初平帝乃銳意經籍怡神於藝文因開學館以

待四方之士又降旨曰昔楚國尊賢崇道光於申穆梁
邦接士茂德重於鄒枚咸以著範前修垂芳後烈顧惟
菲薄多謝古人高山仰止能無景慕是以芳蘭始被深
思冠蓋之遊丹桂初叢庶延髦俊之士既而塲苗蓋寡
空留皎皎之姿喬木從遷終媿嚶嚶之友所冀通規正
訓輔其闕如故側席無倦於齊庭開延有待於燕館屬
以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玄齡于
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

思廉太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簿李玄道天策倉曹
李守素王府記室參軍虞世南參軍事蔡允恭薛元敬
顏相時宋州總管府戶曹許敬宗太學助教蓋文達諮
議典籤蘇勗等或背淮而至千里或適趙以欣三見咸
能垂裾邸第委質藩維引禮度而成典則暢文詞而詠
風雅優游幕府是用嘉焉宜令并以本官兼文館學士
及薛收卒復徵東虞州錄參軍劉孝孫入館尋遣庫直
閻立本圖其狀貌具題名字并顯爵里仍勅文學褚亮

為之像贊勒成一卷號十八學士寫真圖藏之書府用彰禮賢之重也諸學士並給珍膳分為三番更直宿于閣下每軍國務靜參謁歸休即便引見討論典籍商略前載考其得失或夜分而寢又降以溫顏禮數甚厚繇是天下歸心竒傑之士咸思自効於時預入館者時所傾慕謂之登瀛洲

又嘗謂侍臣曰朕每覩臣下有文學優長讜言補益為政可觀者未嘗不

拭目以師友待之

褚亮隋末為太常博士薛舉僭偽隴陰畧有郡縣得亮

以為黃門侍郎委之機務及太宗擊破舉素聞亮名乃於衆中訪之深加禮接因從容勞苦之曰久事無道之主寡人受委專征喜於尅敵得俊亮拜手對曰弱年流轉寓跡隋朝雖異龍逢逆鱗同為暴君所棄備嘗艱苦淪沒寇庭所恨王濬浮江名挂三吳之籍武王伐紂不預八百諸侯薛主於擾攘之間據有秦隴不知天命數抗王師非大王寬仁則盡從坑戮矣今十萬俘囚並皆釋赦手舞足蹈無不歌詠恩德仁聖天資大度睿畧英

遠故能尅平干紀成此霸圖豈獨亮荷再生之恩誠四海仰來蘇之澤帝大悅賜物二百段馬四匹

李百藥初為杜伏威行臺郎中勸伏威入朝尋輔公祐反又以百藥為吏部侍郎有譖百藥於高祖云百藥初說杜伏威入朝又與輔公祐同反武德中配涇州司戶太宗為秦王常至涇州召百藥因賜詩云項棄范增善紂妬比干才嗟此二賢沒余喜得卿來

高宗顯慶四年召孫思邈拜諫議大夫固辭不受上元

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焉思
邈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兼好釋典周宣帝時隱
居太白山隋文帝徵為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及太宗即
位召詣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道誠可尊重
美門廣成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至是又召見焉
肅宗為太子時李泌自嵩山詣闕獻書論當代時務玄
宗召見令待詔翰林為東宮供奉肅宗甚禮遇之代宗
初為元帥廣平王以泌為行軍司馬肅宗嘗謂曰卿當

上侍上皇天帝中為朕師友次判廣平王行軍朕父子
三人資卿道義

冊府元龜卷九十七